

舒婷 著

真水无香

Zhen Shui Wu Xiang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真水无香/舒婷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7.9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110 - 3

I. 真… II. 舒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41116 号

真水无香

作者: 舒 婷

责任编辑: 应 红

装帧设计: 任凌云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5 × 210

字数: 140 千

印张: 9

版次: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110 - 3

定价: 29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真水无香

舒婷 著

作家出版社

舒婷 原名龚舒婷。世居福建厦门

鼓浪屿。1969年开始写诗，1979年公

开发表。1998年后主要写作散文随

笔。诗集有：《双桅船》《会唱歌的鸢

尾花》《始祖鸟》《舒婷的诗》等；

散文集：《心烟》《秋天的情绪》

《硬骨凌霄》《今夜你有好心情》等

十多部；出版《舒婷文集》三卷。作

品被翻译成近二十国文字，境外出版

有六个语种九种诗歌个人译本。现任

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，福建省文

联副主席、福建省文学学院院长。



我的生命之源

——
鼓浪屿

会好



鼓浪屿全景。龚书鑫摄



第一座海上花园：菽庄花园。龚书鑫摄



目 录

一 家乡总是月白风清 8

一根幸运の木棍 9 ——行走的风情 14 ——汗出如浆新疗法 20 ——快镜头 24 ——鞋趣 28 ——小岛也风狂 32 ——在家门口迷路 40

二 我们生活中的动物演员 50

狗无宁日 54 ——猫有九条命 58 ——鱼在天上飞 62 ——鸟的另一种捕鱼方式 66 ——家贼难防 70 ——小样儿 74

三 生命年轮里的绿肥红瘦 8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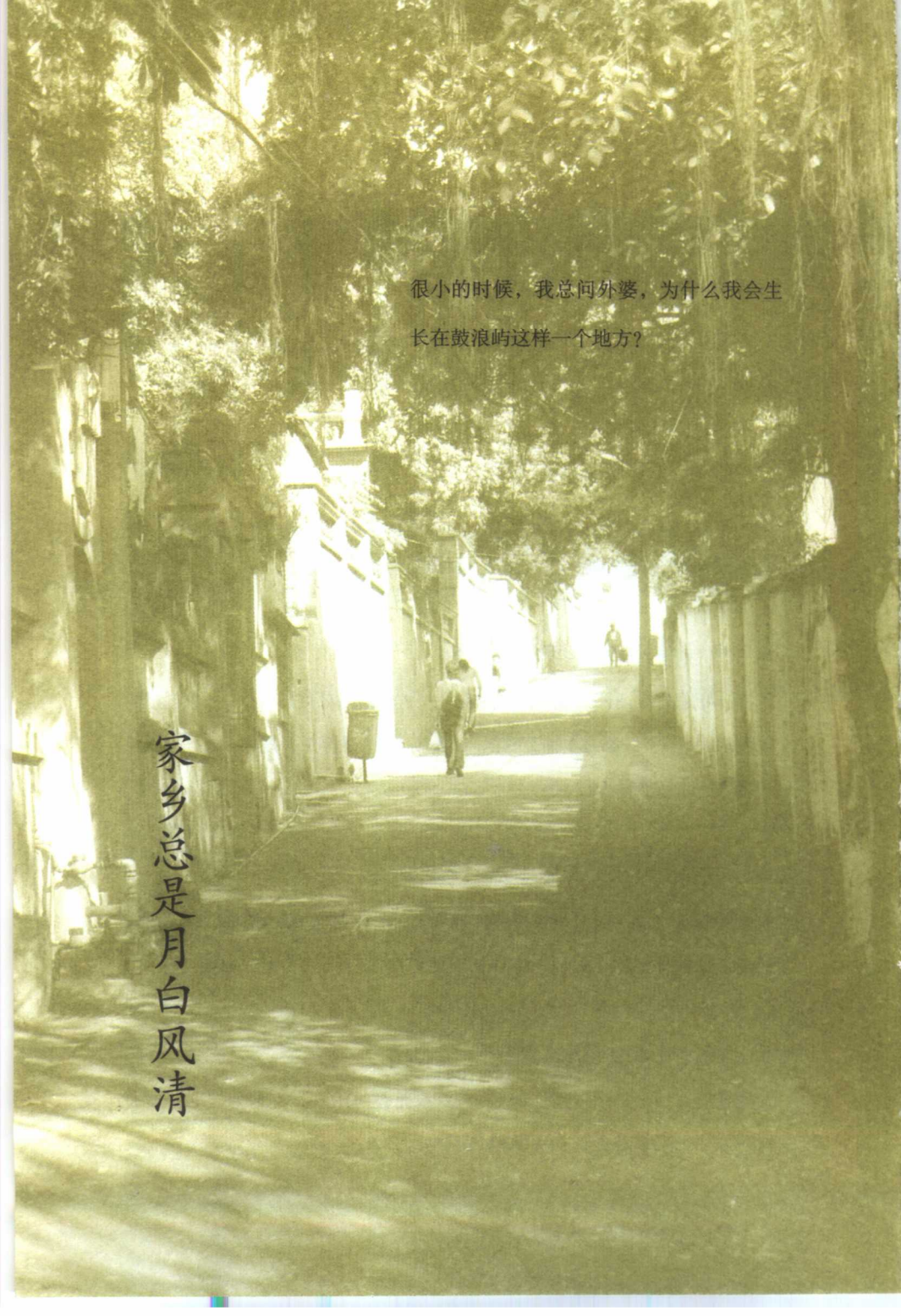
一茎一叶总关情 81 ——芳名在外 86 ——古榕不知日月长 90 ——家园里的至爱亲朋 94 ——都是木棉惹的祸 106 ——抬头是你低头是你 112 ——凤凰“市树”的兄弟姐妹们 116

四 留在石头上的家族体温 122

失语的石头 123 ——“水饺娣婆伊家” 128 ——曾经的“闺房” 134 ——父亲最后的休憩站 144 ——木棉树下的红房子 150 ——固守家园 158

五 渐行渐远的背影 16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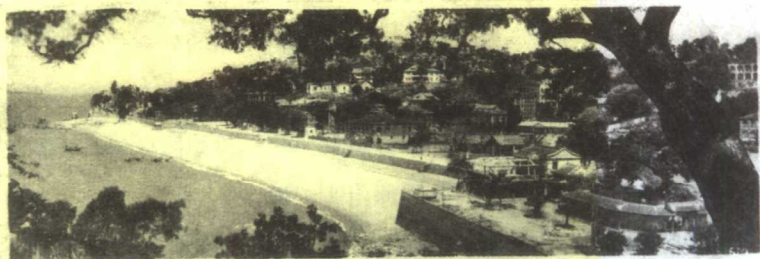
大美者无言 190 ——书祭 208 ——真水无香 218 ——夜莺为何泣血离去 238 ——一手拿圣经，一手拿枪 264



很小的时候，我总问外婆，为什么我会生
长在鼓浪屿这样一个地方？

家乡总是月白风清

一根幸运の木棍



日光岩——鼓浪屿标志



菽庄花园——鼓浪屿标志

▲ 老照片：标志性的日光岩。

▼ 老照片：菽庄花园。

家乡，这个被沿袭下来的词，让人联想到田园、烟囱、篱笆和狗。这是因为我国曾经是一个农业大国，我们多数人的老家建立在乡村田野上，植物的根有趋水性，中国人的根便朝着想像中的美好家园，热乎乎地伸展。

英语里的HOMETOWN指的也是家乡的意思，按字面翻译，却是“家镇”。对于已经在都市生长几代的人，“家城”也许更加贴切？可是我们不愿意。汉语词汇自有它不可替代的传统情愫，有约定俗成的内涵，有字与字之间对应的韵味，甚至于文化积淀的美感。

很小的时候，我总问外婆，为什么我会生长在鼓浪屿这样一个地方？只要往外闪一闪，就是台湾，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；往里挪一挪，可能是西藏，不但高原风情神秘，说不定我会是个藏族歌手，像名扬四海的才旦卓玛，索性更远一些，比如冰岛怎么样？仅是这个地名，就多么叫人向往，冰山、雪橇、壁炉、毛领皮裘和窗上的霜花，南方人梦想中的北国风光啊。

外婆回答得很明确简练：上帝的旨意。

父亲出生在鼓浪屿，毕业于岛上教会的英华男中。母亲毕业于同是教会的毓德女中。他们的婚礼在岛上的洞天酒楼举行。父亲西装革履白手套，母亲披着洁白婚纱捧着鲜花，从照片看，幸福美满似乎一生一世。哥哥就是在鼓浪屿出生的，我本顺理成章应该投胎这里。不料父母去龙海县土改，我便不慎降生在石码镇上一座临时租房里。忙于革命的父母无奈把我托付给渔妇乳母，被她扔在稻捆上，抹地瓜渣灌米汤草草喂养，羸弱垂危，四个月大就被外婆抱回厦门收容。可是，按西方人的习惯，“出生地”一栏，我必须填上“石码”；而在中国，“籍贯”一栏里，我填的却是祖辈的“泉州”。瞧瞧！上帝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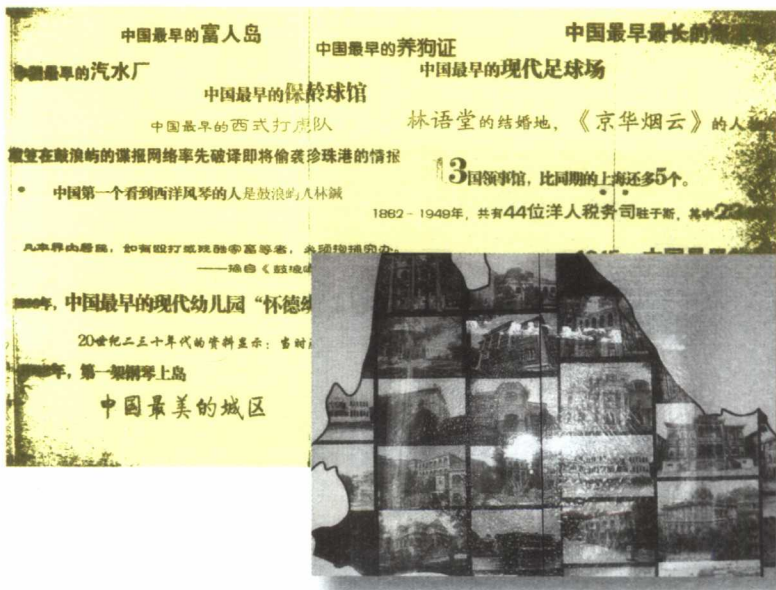
▲ 会审公堂。1903年鼓浪屿辟为“公共租界”后，会审公堂成立。表面上仍由中国人执法。

▼ 50年代的鼓浪屿。左下角是丈夫家的老房子，我寄人篱下至今，已经25年矣。



◀ 看看，真有好些个全国“第一”呢。

▶ 多国领事馆。



么大的权威，只不过稍一错愕，就给我造成终身的麻烦。

结婚以后，我变成陈龚氏，寄人篱下至今。丈夫在岛上出生，儿子也是，鼓浪屿已经把我牢牢系在她的衣角上。她甩我不掉，我离她不行。

所住的是丈夫的祖居，这座红楼多年来失修，外观堂皇优雅，镶嵌玻璃窗门呀雕花栏杆什么的，内部却渗漏灰泥脱落。我们只拥有一又三分之一房间的产权，若要翻修，至少揭去整层屋顶，银子需大大的。前年春雨连绵，天花板进水多日，终于撑不住了，正午12时脱落一块浮雕，砸在我的头顶，裂一大口子，上医院缝了好几针，还理了一个煞然光头。现在，我仍然每日怀着侥幸，冒着危险在泥沙簌簌的书房工作，窗外是上帝的微笑和赐福，绸缪如蜜的阳光和无忧无虑的鸟鸣。

(2005年，潘世健副市长来家说事，见此情景，让鼓浪屿风貌建筑维护部门来抹了一下屋顶。他们可是此道专家，对于老房子的整修驾轻就熟。于是春雨连绵之时，再不必夜夜盯着渗漏的天花板胡思乱想。)

鼓浪屿的房子是买不起的，为以防万一，我们搭了福利房的最后一班车，两年内在厦门买了公寓，至今尚未装修。我和我的家庭可会搬离鼓浪屿？仅是想想而已，就有肉体和心理的双重危机感，好像将被连根拔起似的疼痛难忍。

肉体的居所和精神的家园总是相距甚远，其矛盾日益尖锐和突出。一套豪华公寓和一座半倾泥屋比较，前者满足生活的舒适和需求，后者常常更能慰藉灵魂的渴望。西方有人把“家园”引义为“生态”，便是更加注重了人与居住环境的依赖、共鸣、互相的承诺和深刻的情感交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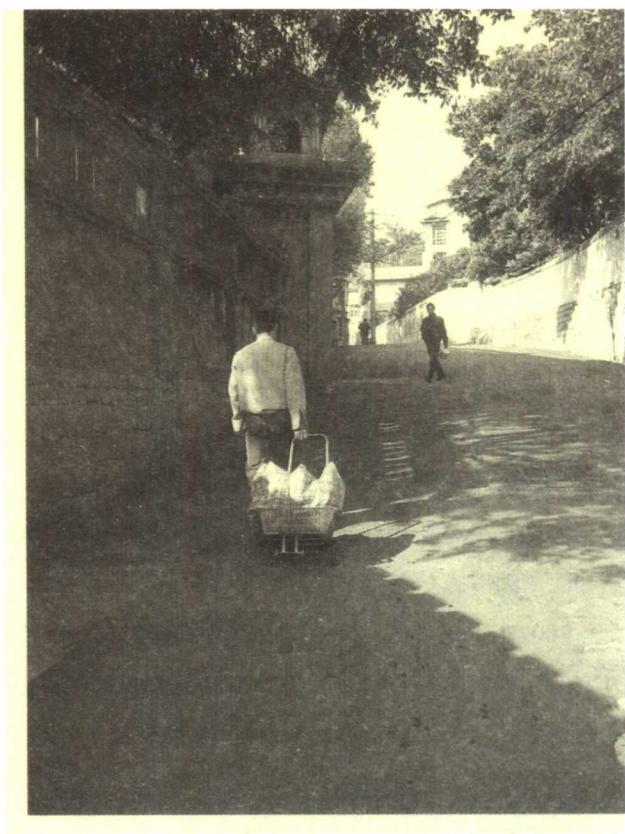
2002年杭州一个《建筑与文学》的研讨会上，女作家张抗抗在发言时，指着开玩笑：“舒婷是我们中间第一个完成诗意栖居的作家。”她指的是鼓浪屿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。这几乎不为我们所选择，真真是上帝的旨意。

不可否认，我的家族，我的认知，我的生存方式，我的写作源泉，我的最微小的奉献和不可及的遗憾，都和这个小小岛屿息息相关。

音乐家们强调鼓浪屿的钢琴密度全国第一，以及闻名海内外的音乐天才，诸如殷承宗、许斐平等，“琴岛”之美誉由此而来。到过鼓浪屿的作家朋友却要说，住在鼓浪屿就应该会写诗。他们说的意思我很明白。人们在形容土地肥沃时，习惯性这般感慨：插一根木棍也能生根发芽呵。

虽然资质平常，我却心甘情愿做鼓浪屿这一支幸运的本棍。

我就是这样每天去买菜的。



行走的风情

小小的鼓浪屿，面积只有1.96平方公里，名气却挺大。它距厦门只有不到1000米海面，多年以来是厦门属下的一个行政区，不久前改为风景管委会。

厦门是一个更大的岛，自从1956年建了海堤以后，改叫半岛。近几年又陆续建了几座跨海大桥，触须一般四面八方伸展去。坐飞机从空中鸟瞰下来，厦门像巨大的章鱼或绚丽的海葵了。

老诗人蔡其矫写诗，把鼓浪屿比喻成“彩色的楼船”，因为它浮荡在海面之上，似乎随时要驰向天边。有风无风的日子，它的周边都镶着雪白的蕾丝花边。曾经，我在客居异国引颈远眺时，这样怀念它：

洁净无尘的岛屿
盛在翠玉波纹果盘
发出鲜柠檬香味……

大部分人望文生义，以为鼓浪屿的命名是因为岛上春夏秋冬日夜夜波涛如鼓。听起来很美，也有些道理。真正的原因却是“鼓浪屿别墅”前面那一隆中空的礁石，叫鼓浪石。从前的鼓浪石矗在礁滩上，涨潮的时候，浪涛击石，声如响鼓。由于沙岸变迁，鼓浪石退居二线，依然临海迎风，波涛虽在咫尺之间，却不及淹至脚下。据说，狂风大作的夜晚里，将耳朵伏在鼓浪石上，犹有隐约的闷鼓，叩击不甘沉默的梦境。

鼓浪屿历史以来就是个步行岛，法律连自行车都禁止。养着一部消防车，为了不生锈，偶尔晚上出来活动，浇花或冲洗街道，